

榕树下

相约榕树下  
网络最动人的  
爱情故事(之二)

# 月儿指甲

下一个  
月圆的夜  
紫东阁里  
紫月一个人在月光下  
细细地剪指甲  
因为来生  
她希望  
找得到和今生一样的自己

Moon  
Nail

李寻欢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网络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

● 相约榕树下丛书·第二辑

● 花心杀手——李寻欢 主编

月牙儿

指甲

I247.7  
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牙儿指甲:网络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二 / 李寻欢  
主编.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6

(相约榕树下)

ISBN 7-201-03751-X

I.月… II.李…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555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00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jl.cn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 插页

字数:160 千字 印数:1-8,000

定价:12.00 元

# CONTENTS 目 录

- 夏天与甲虫的故事 / 王兰芬 [ 1 ]  
食草动物要彼此相爱 / 黑可可 [ 8 ]  
交错 / 花过雨 [ 16 ]  
月牙儿指甲 / 林 紫 [ 38 ]  
在墙上飞香 / 妃 子 [ 44 ]  
幸福曾经离我那么近 / 淡了红颜 [ 62 ]  
落地窗外的男人 / 胖女孩 [ 68 ]  
缺口 / 蓼 蓝 [ 76 ]  
如此接近 / 苏 佳 [ 83 ]  
食草狼 / 蔡 骏 [ 92 ]  
桃花落美人 / 迟 暮 [ 100 ]  
桃花前渡 / 秦桑儿 [ 105 ]  
猪之网恋 / 痛哭并等待 [ 110 ]  
我心里没有叫做“爱”的东西 / 淇 子 [ 116 ]  
销魂误 / 凤凰儿 [ 125 ]



- 无端的落寞 / 瓶中树 [133]  
小妖的红色打火机 / 菲凡·胡 [145]  
邻家女孩 / 飞鸟徐翔 [150]  
雪人 / 斑斑蓝莓 [159]  
橙黄色的野花 / AMONZHAO [166]  
一封特殊的情书 / gashu [177]  
一年又一年 / 破旧一人 [183]  
生活在爱情之外 / 袁雀斑 [193]  
瞬间失重 / 藏灵儿 [210]  
路之尽头 / 一片晕 [228]  
那一场网事,教会我  
如何去爱 / 时 分 [237]

## 夏天与甲虫的故事 □ 台湾 王兰芬

夏天只有在网络上才叫夏天。关掉计算机之后，十指梳进及肩半长发，甩甩头，摘掉无框眼镜的她，名字是陈春秀。

父亲说她是三月微寒有点小雨的春天生的，屋前小小的院子里，说不出什么名字的草木清清秀秀开满了枝头。“多好，春天秀丽的花。”父亲边说边满意地笑。

她喜欢自己那对平静生活的父母，喜欢他们养大她的那种朴实的方式。她总是在面对小院子的房间里，打开窗写功课；更长大一些后，仍在同一张书桌上她一个人听着小收音机里收讯不良以致显得遥远神秘的音乐。独生女儿的她不论模样或成长起来的过程，都是恬淡的。即使已经三十岁、在公司当个中级



主管的她，仍有一种说不出的纯净气氛，谁到她面前跟她说说话，都忍不住轻声。

她躲在计算机后面，偷偷看着公司里年轻的同事。初中毕业 1980 年以后才出生的男生女生，一个个打扮得像日本人，鲜紫搭粉绿，踏一双彩色厚底鞋，背着有诡异人头像的包包，讲话时仰天哈哈大笑，雪白的牙和深紫的唇刺激视觉。

好美丽。她偷偷想着，像曝晒得要逼人眯眼的夏天。

回家她洗过澡，穿着白色毛巾质料的睡袍坐在计算机屏幕前，“昵称”：夏天。

每次看见这个名字出现在屏幕上她就忍不住偷笑，觉得整个人暖暖的，不再是春天了，季节突然转进，小院子晒进八月最烈的太阳似的，嗡嗡好像有蝉鸣。

那个人的昵称是甲虫。一开始就明快报上年龄职业，二十六岁，电机研究所毕业，才退伍，最近刚找到工作，工程师。

第一次传讯时，他叮叮当当不知多急地呼叫着她，屏幕上秀出“beetle 想跟你聊天，Yes or No?”她吓了一跳，本来想按惯例按个 N 回绝，但“beetle”这个字让她想起披头士，好像听见他们那无忧无虑天不怕地不怕的歌声。下了好大决心，才选择了 Y 这个键。

beetle：嗨！

summer：喂，干嘛传讯我？

beetle：嘿，别生气，我喜欢你在名片档里写的东西喔。

summer：怎么知道我是女的？

beetle：不晓得耶，就是感觉你是女的，而且好像是认识了好久的人。

那天在站上，他们足足聊了三个小时。打字打得手腕都

僵硬了,但心跳怦怦一直敲着她的耳膜。第一次她觉得自己真的像夏天,讲话的方式这样泼辣热闹。而那个甲虫,竟然给她好诚实温暖的感觉。

聊天结束后,她激动得耳朵发烫,按键退回进站画面,找出自己都忘了写些什么的名片档来。

“春天就要过去

夏天快来

而无论什么名字的虫鱼鸟兽

从来就不曾出现”

她对着闪烁的字幕,愣愣发起呆来。

甲虫喜欢滔滔说自己生活的琐碎:下班后在书店里突然看到村上春树的新书,他所喜欢村上的书的排行榜;星期天打篮球一口气在自动贩卖机买了十罐饮料;跑去看国际影展时车子被拖吊。二十六岁大男孩的生活,孩子气的,却那么贴心。

她则回报以三十年岁月来从来不曾揭露的、有时自己看着打出来的字都要吓一跳那样的生命面貌。

“小学的时候巷子口最靠马路那里,开着一家机车店。老板收了个学徒,年纪很轻,顶多大我两三岁,个子高高的,却非常瘦。长年穿着老板不要的衣服,宽大破烂总是沾满了机油油污,脸上也是,一头乱七八糟的发。

不知道为什么,那张似乎常常因被虐待而哭泣的脸在看到我时,总是会突然微笑起来。那个时候的他才突然显现非常年少的面容,他的脸,看起来很清秀。

我放学经过巷子口或帮妈妈去买酱油时,他会停下正在进行的,或者修理机车或者帮老板娘洗衣服的工作,害羞但专心地看着我,单薄的身体往前倾一些,似乎想跟我说话。



但是我太小了，被他的脏污模样和热切的态度吓坏，每次都迫不及待奔逃过去，不然就宁愿绕远路。

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酷寒的一天早上，我正要出门时，突然看见他瑟缩地站在离我们家门不远处。仍然是一年四季不变的破烂单衣，冷得一直发抖，手上抱着几件叠起来的衣物。

我呆住了，抓紧书包带子僵在大门口。

他紧紧抱着那些惟一的家当，急切的，却犹豫着脚步。最后他鼓起勇气走近我一些，开口第一次对我说话，‘我……我要逃走了，我受不了了，我想回家，可是，可是以后就看不到你了……’。

我没有听他说完，转头跑走，一直到学校还不停地发抖。那天气温不断下降，紧紧关闭的教室窗外，天空越来越灰，那些云看起来简直像结冻了。

那天放学后，坐在厨房吃点心时，妈妈不经意提起，机车店的学徒逃走了，真是可怜！妈妈说。小小年纪的小男生，被机车店两夫妻虐待个半死，早就没父母了，拿两件衣服要逃到哪里去呢？

再也没看过那个男孩子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能忘记他看着我的眼睛，脏兮兮的那张脸上，好清亮像小动物的纯真眼睛。”

按下“传送”键，她闭上好疲倦的眼睛，突然开始流泪，不能停地一直流着。她在计算机上打出一排字：

为什么那时候没有能给他一点点善意呢？

但终究没有传送出去。

这一次甲虫没有像平常那样很快回信,过了好几天,他的信才出现在信箱中。

“夏天

这几天我一直不能忘记这个故事,工作时、开车时、打球时都不断想起你和那个机车店学徒。

我是这样想的。他一定知道的,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他见到你时一定觉得很温暖,即使你从来没有说什么,但他感觉到了,所以他才会决定去跟你说再见。不管他现在在哪里,他不会忘记那个你的。人生有很多感觉不用说出来,对不对。

甲虫”

她看着屏幕,好久好久,才发现自己正微笑着。

不知多少次他要她出来见面,最终她同意了。约的日期正好是星期六,她三十一岁的生日。他说:“诚品台阶,我会穿黑色衬衫、打灰色领带,不见不散。”她则皱着眉想如何告诉他自己的特征,忽然她一笑,噤里啪啦打出几个字来:“那么,你就找一个比你大五岁的女人吧!”

那天下午,她没有等到人。靠在诚品前的大柱子边,看着年轻美丽打扮新鲜的男女来来往往。一出现黑色衬衫的男生,她就忍不住要寻找他们的眼神,是你吗,甲虫?

然而没有任何响应。天色渐渐暗下来,有一点凉了,摸摸她穿着短袖衣服的手臂。转头看映在落地玻璃窗的自己的身影。嗨,她心里自言自语着,你是网络上大家说的恐龙吗?甲虫被你吓得不敢来啰。她对自己笑一笑。回家上网,没有信。

她知道一切关于网络交友的故事,而且多么小心地加以



提防,但为什么最糟的情况仍然选择了她?

夏天终于结束了。

她不再上网。静静一个人像冬天短短淡色的影子般来往于办公室和住处,有时走在热闹的街上周遭嬉笑的人群竟像默片,光是看到了活泼变动的表情手势,却是全然的无声。

不上网后,她开始读好多的书。下班后窝在沙发里就着暖暖的立灯灯光读村上春树,她记得甲虫提过的那些书名,一去买来,《挪威的森林》、《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回转木马的终端》。

每个星期六她不搭车,走一段长长的路到诚品,什么也不想,光是走路。看马路上的人和车,破碎的人行道和反射阳光的玻璃帷幕大楼,觉得真是一个大时代的气象。

买了第六本的村上春树小说《地下铁事件》,她在旁边的咖啡馆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点了咖啡,专心地读起来,不知不觉习惯性地轻轻皱眉。一个影子落在书页上,她继续翻着书,影子的声音突出于咖啡馆正在播放的披头士的《挪威的森林》之上。

“你是夏天吗?”

她反应很慢地缓缓抬起头来,眯着眼。

逆光的一张低头看着她的脸辨不清五官,人高高的,穿着黑色衬衫打着银灰色领带。

她咬着嘴唇,眼眶热起来。

“我是甲虫,”他笑起来,露出白白的牙齿:“对不起,我迟到了。”

后来甲虫总喜欢取笑那天的她。

“那么清汤挂面的头发,穿着有小熊图案的白色毛衣,一

条牛仔裤,怎么也不像大我五岁,说不定我看起来还比你老呢。而且还哭得满脸眼泪鼻涕,旁边的人都被你吓的。”

她喜欢靠着甲虫宽宽的肩膀:“再说一次,再说一次那个故事。”

甲虫低低的声音轻轻震动着她的脸颊:“那天甲虫临时被叫去公司加班,好不容易脱身,赶紧骑机车冲到诚品去,路上被卡车从后面撞上,昏迷了一个星期,脑震荡加骨折一共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等到可以再上网时,已经联络不到夏天了。”

甲虫急得不得了,又不知道夏天的真实姓名跟其他资料,只好每个星期六穿着当初约好的衣服,巴巴在诚品门口等。等了好几个星期,开始注意到一个女生,总是一个人走进书店。他尝试跟踪,发现她每次都买一本村上春树,顺序正是甲虫喜欢的排名。虽然她不像网上那个活泼的夏天,却不论怎么看,都有那种属于名叫夏天的那个女生的气氛。于是有一天他走到她面前去跟她说话,女生马上就被吓哭了。”

“我们好像在演老电影《金玉盟》还是《魂断蓝桥》喔,对不对?”

甲虫低头捏捏她的鼻尖,发现她一面哭一面笑着,“喂,”他笑:“又哭又笑,小狗洒尿!”

“啊,对了,”夏天跳起来:“你不是要买一只小狗给我吗?”

如果你现在网络上查询夏天与甲虫,会发现他们拥有同样的名片档。

“冬天与春天过去  
夏天终于来到  
而甲虫  
最喜欢夏天。”

## 食草动物要彼此相爱 □ 黑可可

我们相隔很远，我们却是最亲近的人。

### (一)

他是我的老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最亲近的人。

他多沉默，在风里安静地走，跟亲人告别的时候，不回头，但会微微流泪；他不喧哗，不生活在生活表层，因此他不快乐；更多的时候，他像一条鱼，深海中子子地游，对啦，说鱼更确切，它们多数不说话，它们哭的时候，我们以为那是海水，以为它们没有悲伤，其实它们的悲伤来的比谁都深刻。

最早见他的时候是一个暖意融融的

阳春三月的好天气。女孩子们的花裙子趁虚而入，春天就这样铁板钉钉地不容置疑地来临。

那个男人从门口进来时，女孩子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我的法文老师，在明亮的鹅黄色的春光的烘托下翩翩地走来，入了许多女生的白马王子梦。

我的老师安静地微笑，对我们说：“bonjour！”温存节制，啊，我怎么会用的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声音，因了他这一句温和的问候，我接受了法语。

在那同一个春天里，老师正处于谣言中心，他日日在温柔与粗暴，逃避与承受中疲于奔命。这个班级也许成了他的暂时的避难所。尽管传说中他的人品如何不济，女孩子们依然温和地注视着他，轻轻地回答问题，不动声色地维护他。

那是一个缺乏英雄却崇拜爱情的时代。于是他成了英雄，我们的英雄温文尔雅，他的婚外情成了传奇。传奇被女孩子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复述，次次因添加女孩子们的想象与口水从而永不乏味。

终于有一天，他的太太打到班的时候，女孩子们妄图以大无畏的精神保护他，但却被他疲惫的微笑挡开说：“你回去吧，有什么回家再说。”

“家，什么家？”那个女人叫着，精致的样子因此而变形，因变形而狰狞。她紧握了拳，像时时有可能疯狂的狮。“你怎么能这么虚伪，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很安静。没有针掉下。空气的流动声。

老师低下眼睛对着我们说：“对不起。”一边索索地收拾教案。然后他拿起包，那是一个蓝色的上面撒满了金色阳光的包，他拿起来，不再看我们一眼，也不看他的太太，神色漠然地



离开，他消失在门外的身影因了他最后留在教室里的轻轻的音符而愈显无力与孤单。那个女人转身也愤怒地剐视了我们一眼也跟着风一样地旋了出去。

刻毒的表情让我们记了许多时候。她是那种苹果脸，身材高挑的女人。她笑的样子很迷人，说起话来底气充足，声音高亮，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父亲是教育系统的头头，家世很好，三代贫农，爷爷为新中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也为他的后代打下了江山，再后来就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下海，因了林林总总的关系，丰收成大款，款姐。

婚姻是个人的事，如果我的老师对此讳言颇深，我闭嘴也罢。

## (二)

他终于离开了学校。

传说，一段时间，他做翻译。

传说，一段时间，他离开。

在天坛见到他的时候，我们都怔了一下。这个时代，我们不断地迁移，从东方到西方，从南方到北方。逆水而上，我们在天坛这一块多树多福的土地上重逢。他在一群花花绿绿的外国人中，愈加地瘦和落落寡欢。

头顶上绿阴遮了天，树下芳草漫了地，我们相距十米，中间隔了六年。

青春有多少六年？

他望着我，狭长的眼睛略微地眯起。想什么呢？想那个阳春三月的下午？还是想那毕业典礼上的舞会，是那个不期

而来的道别？抑或还是那句：“tu sais ce que c'est le sentiment？”那是姑姑教我的一句绕口令。我记得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微微地怔了一下，然后微微地笑，说：“来，我们来学学良三的这一句，我们都要记住这一句‘tu sais ce que c'est le sentiment？’，永远不要忘记时常地问问自己，不要辜负人，也不要辜负自己。”他说。接着低声说：“Je parle trop。”有一些羞愧的样子，我在课桌下绞着自己的手指，因了他的羞愧表情而羞愧不已。

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台风季节。在那个季节里，我们跟老师相处得无风无雨，最初有一个自我感觉十分好的女生（这种女生哪个班里都有一个，有时漂亮，有时一般，却最懂得用各种姿态声调以及气息来显示她女性得与众不同，她娇贵的与众不同），当那个女孩子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算是服了他啦，真真干净的一个。”我们才在心里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老师是清洁的人。

清洁是我们的理想，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那个清洁的男人站在我十米之外，显示六年来的苍老。六年。生活胁迫着他，路远而险，以至他的身型瘦而轻。他站住，停下口中的解说，在重重绿阴的包围中努力辨别我，努力辨别往事。

有人从后面快步地冲来，一边走一边大叫着他的名字，走到近前，他给他看表，大声地说话，他像是被人从梦里惊醒，怔忡之中，转过身去，接着他对他们说：“desole, on n'a pas le temp, le president nous attend.”便被人簇拥着，梦一样地消失了。也许他力图转身，可是终于未果。只有他的声音还在那里不断地说，不断地说，吐字清晰，节奏分明，线条清晰，温存



节制。然后连同他的人，他的声音再一次地流失在民间。

### (三)

毕业舞会。

他说：你不说话。

我说：啊？

他说：你不爱说话。

我说：是。

他说：却爱笑。

我说：啊？

他说：还爱皱眉。

我笑了一下，然后皱了一下眉。

他笑了一下，然后学着我皱了一下眉。

那是一个台风的夜。在离开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传说中的女主角：那是一个红红苹果脸，身材高挑的女孩。让人惊奇，她明明是他太太的小一号，我想在她太太年少的时候一定是这副样子。

我知道谜底，他们一定会分离。

我通常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食草的，一种是食肉的。就像动物，分成两类，而杂食动物不多，杂食动物如果用映射的概念，在人类则是精神非正常的人。前者温和驯良，有自己的原则，不与人争，却与世争，受了伤害也会沉默着接受；后者粗暴凶猛，与人争与世争，没有原则，却懂得游戏规则，欲望无穷，伤害别人。而杂食动物则没有常性，此一时彼一时，最容易分裂。